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卷五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撰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

御覽奉

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

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爲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弟昆何至爲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爲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爲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於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爲饒舌矣茲錄其全文於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

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二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
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
還原追踪頡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
腕兼運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
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
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
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於影響少遲則犯落肩
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
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

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
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俯覆向
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
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
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
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
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
各有中如靖辟錄斬或上合下分如齧昂靡或上分
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醬粢或中分上下合

如靈墨或三並如職儺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几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

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強爲歐綺靡輭弱爲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蕭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眞爛熳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磊然有

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譔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爲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

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爲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閽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遂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斂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爲講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輿馬之屬甚侈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鬬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

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因仙往往雜儔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卽不治乃置大蛇於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蛇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

與乞兒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競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墨工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論其伎且將不得食困甚偶遊於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値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於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旋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

恣食字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惟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贏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數千金娶洋婦置洋貨而歸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浜途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傴僂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鬭寶長人又被洋人雇以出洋往作寶鬭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咸招之入見環觀歎賞飲之食之各有

贍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皆歷歷在目中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憶昔者一旬三食猶難今則傳食海外尊為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燕齊之俗鬬雞吳越之俗鬬蟋蟀古也有然金華人獨喜鬬牛則不知始於何時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民祈報祭賽之時輒有鬬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鬬場闊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

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譊譊緝緝然猱雜於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紬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鬬鬬以角乘閒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拆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懽呼從之若奏凱狀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即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尚可養成氣

力更決雄雌大負則殺而烹之蓄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鬬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崖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無轍亂旂靡態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堤塍掀翻蓋凳不可牽挽於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汙損相將相扶而去眞可謂兒家負塗載鬼一車矣鬬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

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從隄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乎我之爲牛牛之爲我焉其畜牛也臥以靑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愼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爲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眞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江陰陳鼎於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朱冠皁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異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譚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即据泰西人所記四

大北人民惟俄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坡其人極短小以狗為馬以鹿為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俄拏人皆野番肢體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即世所稱為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於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貫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為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龜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龜龍山左右鄉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甫發時乏雨輒迎龜龍祈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圈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龜身所綴之圈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太守崇公委經歷嚴某赴北山請龜龍龜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龜舁之來置於天寧寺壇內晨夕拜禱驕陽益甚不數日龜死寺僧懼責另取

時內一龍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龜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涼土人云龜龍之氣所致也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袁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填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戕官踞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堂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

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毁署令葉君顧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衆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於入浴時陰持豕血暗塗牆隙出號於衆以爲陷害地步衆人墜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訛言仍復不息於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厖照妖言惑衆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世人皆翰之末類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

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俗又於勿勿中加一點謂爲怱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爲急遽之稱又解悤字爲多遽悤悤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悤悤逐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駭勿勿蓋均未之考也

金陵盧止泉孝廉澤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幇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

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暈絕半日而甦始知以侵賑事爲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復見前差人於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於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喜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於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爲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

大眾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即死眾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於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即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於教諭之事能不凜然

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

日幸飽食煖衣何忍奪饑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退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千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爲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蔭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江陰季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

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
督遽飛章入告及
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并搜得名冊二
本細爲訪問非靑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
嚇愚民爲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
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
人名爲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
是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即
列其名並非從之爲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

星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既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

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尚書即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筆陣圖爲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爲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爲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箸書滿家皆力宗程朱

爲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綸攝新陽縣事於城中爲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葢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爲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藤直方所著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實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

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爲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太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其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屏儒有同嬴政吾恐天主之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教向有厲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於江浙閩廣東南各省入其教者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與其教士譚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天主者為正學奉耶穌者為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攘臂今年央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之人分朋鬪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即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龎雜者

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傳教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
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
首謹上言茲仰見
壹階日煦桂甸風清仰
天閶而葵藿遙傾瞻
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
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
之款彝常雅畫咫尺

觿均欽惟
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
堯勛光被
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爲一家一人
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
其畢受於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
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屆幸停留抵
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
寵靈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

王度以不遑綏屏維翰逗
天庥於無斁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
何文闕阮修等賫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
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　貢品物　象牙一對
犀角二座　土綢一百匹　土紈一百匹　土絹一
百匹　土布一百匹　沉香三百兩　速香三百兩
砂仁米四十五觔　梹榔四十五觔

蘇州滄浪亭有木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爲韓蘄王別墅故從前於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靑錢明月淸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古無儔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修之合蘇人曁官蘇者鄉賢名宦爲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松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玉松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琢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舲崶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雲汀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

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耋之句好事者遂繪爲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爲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同治壬申右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與葺之至癸酉季夏始蔵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命亟將烟袋插入靴筩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

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
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筩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
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
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
爲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
之爲李鐵拐云
南海羅蘿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衡鑒公明拔
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壁飛去所取優貢洪
張伯昌燕丙辰探花金翰皐鶴清乙巳榜眼章禾南

鼇壬子狀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
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視每
天外卽不能辨嘗於
召見時
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
天威不遠顏咫尺人其服其應對之得體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
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
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

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於此者將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搜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可想見其風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

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詩人大驚先生獨大
笑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
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
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
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爲笑賴
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
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
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
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於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入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鬍子賊怕鬍子走脫趾不怕白鬍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

鬍揚難當賊正着黃疑未決曾見鬍子擲身入刀鏃
太快牙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擉人馬擉馬血
肉都成甕中鮓須臾將士風淵波縱橫步騎從一騾
賊忽乘高石如雨鬍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
蛇鬍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鬍子從外陷
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鬍子從內潰其外鬍子鞭騾
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鬚槎枒賊皆撲
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間道教鬍出賊穿
不怨鬍子鞭頗聞鬍子爲將賢鬍子待士如骨肉蟻

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鼙折衝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於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益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糟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

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魏部
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
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
菜令讀之亦當絕倒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爲孝廉時與同
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
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
外國人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啟程
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掀下連易

數人皆掀墜且踶齧不可向邇以爲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調良如故其歎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爲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驥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

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朝酋善騎射

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輒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廄馬示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圉人牽所貢之老驥使之乘甫振轡即墜如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

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爲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於西
陲重煩征討
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世蠶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
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入翰
林同時溧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
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
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遙遙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
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

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技藝最爲嫻熟然每至學院試步箭總不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曾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於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爲金華武世家辛酉粵寇之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翀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

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矣今余於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所箸聘盟日記一冊具見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我

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擡寫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於尼卜初

商訂和約後　大俄　大皇帝爲通商要務
詳訂數事　特派欽差義兹柏阿朗特義迭思於康
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壘
爾根河齊齊哈爾鴉祿江東蒙古薊州通州入　覲
蒙　召對數次並　錫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
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江那嚢城蒙古庫倫
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
俱有日記兹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考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

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換馬除隨從俄兵外尚有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憩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

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日虔謁卽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

引

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

旨內廷

賜宴亦似民間撢麈余敬隨諸大臣入　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　主大皇帝特賜此筵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之卽有旨酒嘉殽如雞鵞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一棹棹方式面各寬三尺是爲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層累約七十餘品衆大臣另席相陪飯畢衆皆飲茶或吸烟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卽爲我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月　旨下時須親

奉國書預備　召見余起身謝　恩乃回館十
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親帶國書伺候
　召見余謹受教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
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金線繡製又馬
五十匹爲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　大皇
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　皇城宜作禁城外門有石
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即遵制步進入五重門始至
　殿見玉階于宮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畧
相款接　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頌揚數

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　旨明日　賜宴余
欽遵次早隨　特派官員偕副使等進　朝入六重
院落見衆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蹌蹌按品站立俄
傳呼上殿入門見　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數人
作樂簫管悠揚怡心悅耳又十二人似護　衛
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　升座樂
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　御筵上殽果炫陳
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領駙及二大員近侍
余在　座右二丈五六尺外　皇上注視良久

已而鴈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離
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
上又語提督至余前啟問我　皇上起
居余答禮惟謹旋　命撤筵上黃緞亦　諭我
食余另一席衆大臣二三百餘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
如法耳西斯（即波）國禮皆盤膝坐獨上余勉強盤膝相
從如畫上式　特撤　御筵上燒鵞燒猪燒羊
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　賜果數盤已又
賜茶此茶奶油和麵所作如西洋之噶霏者（加茶）余祇

領惟謹　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假國日耳曼荷蘭語略通意達禮國語即見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　寶座前跪行叩禮　上命起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其二爲西洋國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　上命熱教師問從汝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遂一一對答　上連稱國窐國窐或是好性好性恐悞聽也又命我前提督攜余手又前離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於是余謝坐又

命熱教師細詢一路情形並俄國京去亦道若
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里數
余亦逐一謹對語畢　親執金杯酒滿語名阿拉奇顧
提督　賚我飲余飲少許仍敬還提督詢問通官
云是馬乳所製後又　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
八尺前亦以此酒　賜之余照西洋禮謝　恩提
督仍攜我退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　上顧我
點頭下坐出左邊門還宮余方下殿　上又命
提督問　國家曾遣一西洋教師名郭禮瑪地前往

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問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土而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郎波斯西及印度還 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瓜窪國地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 凡余進 內一切聞見俟詳後序茲先將 皇城宜作禁城宮殿及 寶座略述大概城式長方以磚砌深較寬約倍 宮殿悉覆以琉璃黃瓦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窗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

金光閃閃射目內不隔斷頂上不作圓棚皆金漆彩
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
鋪以絨氈上織各色草蟲　寶座設向東門儀近
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上
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爲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
謂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
二扇內卽　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爲褥　皇
上盤膝而坐仰瞻　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
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

微向上鬚黑而短頦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袿出銀鼠風頂挂珊瑚朝珠垂於胷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飾足登元色絨韡　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於言也次日　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遊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爲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擱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戲之

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螃蟹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數枚大者如人手壘置木梃梢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眞妙絕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於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　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戲爲一英雄

破敵還朝大似策勲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聖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靚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曲終拜謝而回是日遊滿洲禮　上表虎圈打虎郎日

還宮內大臣提督宗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合棹椅椅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棹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

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綾絹爲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沈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木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交采威重衆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鉄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爛切魚肉層層疊累上貼鮮細花草列於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

侑酒舞蹈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容者朱簾半啟
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
服色極爲華麗在此開懷暢敘約有三鐘之久乃同
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
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
模自石爲地室三隅皆設鉄梨木桌以漢白玉爲面
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眞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
餅內插名花無數牕庭柱亦采畫鮮明他可知矣席
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紬

綴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眞金有脫鱗者內際紫色實爲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詫異不

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蠏旁輔鋪中有鹿兎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爲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閙　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敖曹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雨連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打撞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鑪拈珠伐鼓

擊鈸吹號絡繹於道游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浹旬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為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　上遣官一員傳　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噶啡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

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處鵠立刻許聞　聖駕將出簫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　召見處所內設
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煇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　皇上入座後　命一官從內出至衆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末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外有一器音極清銳列震耳有二大臣命我進從二丈

八尺外遂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之間行禮畢鐘
鼓大作聲如發礮簫管備舉接連六次仍　賜坐復
賜如嗎啡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
身朝　上行禮　上起進西方門　還宮此
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黃翎云
黃色帷　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鎗上挂
小旗之兵在院內排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
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
象背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爲飾背負細木

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　御用轎輦皆以黃罩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爲鐘鼓及各　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頂坐一奴手執鐵鈎以爲約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爲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穌會教師奏請得　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神甫偕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牆石碑二座門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橫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國式極高

大內張琴瑟皆各馬思教士所製並按西教典禮神像儘多教分新舊西東俄國所奉者為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為西教其新教即耶穌教無神像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一小鐘無數交鳴時相合如樂瞻仰畢隨入廣屋內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忘泰西禮各為君上祝釐乃同飲款敘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同時復有一員自　內廷出柘請游玩遂乘馬同至馴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嫉之乃作虎

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滚其滚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腹重貼地臥而後起有一象尚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似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廄其食惟以米草細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宫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臭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爲少異余致謝

官乃去次日提督內大臣以柙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鼠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耍多異又以紅綠各采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某采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外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觔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鼠人出二鼠於筒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穌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穎頗銳置之

苑囿約離京二三十里曾奉　旨往視

並詢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　命觀畢並言西洋
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卽未經見也
謝內大臣後並求如　皇上命我行時前旬賜
信為感後得信余卽購買遠道所需各物　上仍
賜宴一次於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
眾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那襲城經過黑
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
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
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糧應自備惜牲之存者八百

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
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　以上出該使臣日記
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爲　錫宴正中即　寶座左立二人那穌
會教師也左下中座爲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爲通
官傳命者也
第二頁爲辭行正中爲　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
大鼓其立於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下列坐三人中
有俄使

第三頁係　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輦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爲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爲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爲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强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爲近故

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爲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於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咪唎堅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冊繪畫

精絕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猥狗之種尤
多最奇者有豬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
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褒衣博帶手持一斧者
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
皆有之不足為怪

宋之亡求援於占城明之亡乞師於日本皆不應宋
史於帝昺厓山之後即書宋亡乃考廣志帝昺張世
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者立之都於順
德縣之都盜山言都此而得盜久也山在縣東北三

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爲元軍所滅殘明永歷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尙棲遲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歿甲辰前兵部尙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絕此二事史皆不載故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君於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謚壤地尙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

於同部者尚夥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考也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予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莅蘇藩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入

多謂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官嬪之冠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於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纓矣同治乙丑余権盛澤聲捐有

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衛鄉民覩之訝曰此
官戴孝所以用此衞聞之不禁大笑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敭歷中外最久官四
川總督時
仁宗嘗詢以爾等爲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
對以能說話者
上曰然工於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
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爲所蒙矣
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爲拙

於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悃愊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共頌

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爲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爲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滙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

萬二百餘棺境內塼灰爲之一空然尚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爲辦理認眞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尚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稟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柩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餘具然

亦不能葬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葬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奬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於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攜南滙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辛未修刊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衆拼船擊殺之稱之重五百餘觔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眞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癸卯七月在杭鄕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垞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垞爲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于其得此缺乎因指廡間金華二生謂之謂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

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垞之單不悞則早選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俱滿須登樓棲止宦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

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必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倖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滙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園贊府鞠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筆此邪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滙盛鞠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懽若平生余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豔說舊因緣往迹

重尋轉悄然不信讖言成讖語迴頭二十五年前入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眞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今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爲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耶

爲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爲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索之無有遂

已五子均登甲第膴仕最幼者爲鈺夫先生鴻荃榜
眼及第官至尚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
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
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
以番薯爲糧俗呼爲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
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饗粱肉固不屑食地
瓜也呂於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
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
十餘尙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

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甯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於袁安之僵卧渭公欲遊其困而嫌於無名秘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戴酒其往觀之招主人劇飲譊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盆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

至矣記之以為好善樂施者法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惡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即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閒淑人在金華病歿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為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

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眞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爲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爲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爲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塡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爲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

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
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藏遵士
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
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
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歎可歎益相國
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
重檢其卷一人指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
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
次謝卷第一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

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爲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藏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嘗知剛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爲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供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

人情物理自然判斷不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創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强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爲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治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請裁稭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於朽腐實爲虛費錢糧賦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於滾轉仍不

免引湍刷深磚性澀與土膠粘抛壩即成坦坡即能挑遠湍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爲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觔磚每方重九千觔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抛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於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

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

續歷遷優敘年六十三歲卒於河防工次
上聞震悼卹典綦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即生祠處處
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
之際河工忽來一蛇衆譁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
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於河工見
蛇之色而知爲某某當稱其號以金盤迓之蛇即躍
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龍合蛇乃不
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
均不爲動衆人大惑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

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蔵事衆問巡撫曰何以識爲栗公耶曰栗公項下有白顆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眞作河神矣於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傅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爲文落筆灑灑如宿搆同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命與子讀同室臥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丁家扃如故無跡可尋衆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爲之明已論抵矣女爲歸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

色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甯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辯乃收王而出公於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旣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台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金星則躔軫在辰宮是

月正値

今上登極贊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為祺祥

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

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仰見

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

郅治之隆同乎開國

中興事業振古鑠今斯實

昊穹眷顧預示休徵也考宋太祖即位之年亦五星

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啟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於是矣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尚未起行賊忽於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爲大兵百道並進大駭遂開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復郡城人皆稱爲神助然自粵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翊佑請

賜封號及匾額者不一而足仰見

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

國家之無彊大歷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爲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爲名私結閩盜來浙劫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橫海上者五六年往來閩浙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刳心臠肉慘不可言益禍較明之倭寇爲尤烈四年文達撫浙任賢遣吏採

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鳥大船賫十月糧砲重數千觔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强弱之勢浙師實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巽占之言嚴保甲以絕鹽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蹙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爲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於三盤大陳石塘鬵殼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

岳溫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適連䑸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岓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是日丹甫沒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弁冒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燄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爲風水所擧絓於岓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

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一艇末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岸攫食者皆爲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斃賊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磔僞進祿侯倫利貴於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艇賊盡平事聞
仁宗以爲誠感神應
敕建天后宫龍王廟於松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夷觀於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

功於神助不可矣

吳中賦額之重爲天下最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

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

治施維翰孟雄飛嚴沆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於

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

猾相持益畸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顧事屬重大且自

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帑藏空虛中外諸

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

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尚爲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

困苦狀溥訪周諮謂宜及此時乞
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
臣曾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
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爲動色
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
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
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
太減三之一常鎭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
旨如議

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甦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餔鼓腹者李公之力也
主聖臣賢千載一會然是疏閎闊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考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

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絀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爲畝而賦額獨重則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考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藉韓侂

冑等莊為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况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並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裒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

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

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

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

歲不荒無縣不緩以
國家蠲緩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
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太
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揑災此三十中督撫司道更
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
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駮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
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
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
不得已爲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

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為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為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驟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

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困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

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於頹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

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徵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創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年在

皇上如天之心必蒙

俞允推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兼籌浩煩度支仰厪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

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閏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尚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

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
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爲取以損爲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於此時爲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

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
歷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入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迴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則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尚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

與爲取以損爲征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辦灾辦災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此地産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閒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夫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

聞減賦之令必前爭先復業是爲勞來之善術一也
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
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輙卻走以三首縣言之洞庭
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向出
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
令下彼見
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
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
等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陷

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賓賊無數是其明証一鬨滅賊之令必當感激鄉霑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袂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

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粮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遽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倚重布政使蔣應會

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
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皆廑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令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
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
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銀二十
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
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孑遺流離
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
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
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顙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內臣等督飭司道
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
爲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
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
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即以此後開
徵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
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
絀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

屬弊政新復之地百畝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爲令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家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實徵下延億

萬垂盡之生上繼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黶（左傳作孟黶）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卷）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

衛人狐臏時守門殺子路于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郎行臏知之於城西決戰臏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按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証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爲聖門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任邱邊雪坡大令學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承祟赴前村鬼傳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嫗之魂將欲

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求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爲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爲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或可挽迴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姑嫗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强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雪坡爲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

贅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
文廟等然或謂爲星辰或指爲人神究莫能明也侯
官鄭柄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
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俗奉部文以爲淫祀禁止
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
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時漳浦有紳士乃建
閣於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於官府皆
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爲淫

祀行文禁止其案牘大令留觀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爲理學名臣亦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拆毁文昌廟之舉然宋人吳自牧夢粱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褒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公孫丑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皆師事丑耳趙氏註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寧觀潮並遊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
南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滃溢梅花大者夭矯輪囷參天蔽日
高宗皇帝詩所謂閣以梅稱絕者是也聽雪鄉中說

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犴生披酒踞座而遺忽見一
金甲神捽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
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所見
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游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
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烟一望無
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
一絕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
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墻亦傾頹不能
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勅帑六

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